《飘零一家》作者讲述家庭、成长及书写

# 亮轩:我努力地追随卢梭

位于台北东区的青田街七巷六号是台湾 著名地质学家马廷英的故居,2011年6月,这 里开始对外开放参观。每周四的上午,这里 会有一位义务讲解员,他的讲解可能最详尽、 有趣、真实,他是马廷英的儿子——作家亮轩 (马国光),这里也是他的故居。生在重庆,5 岁时随父亲来到台湾,与改嫁给章乃器的生 母分隔两岸。新书《飘零一家》便是书写他 1949年后因台海两岸阻隔而破碎的家庭记忆 史。这是继齐邦媛之后,又一本以一个家庭 的飘零经历,写出一个流离时代的书。昨日, 在本报记者的专访中,他再次谈到了他的家 -知名的父亲和儿子,以及他的成长感 悟和书写体验。

### 谈书写 希望像卢梭那样诚实

新京报:你从小好像就 有一种身份认同上的困惑, 这种困惑影响到你看问题 的方式了吗?

亮轩:我现在对于自己 的认同就是我的祖国是中 国,这个中国是从黄帝就开 始的。我的祖国经历了很多 离乱、变化,但它仍然是我的 祖国,这些文化上的丰厚让 我无法舍弃它。所有的教 养,我的生命给予我的丰富 的感觉,以及让我生活在这 个世界上还能有点用处,而 没有成为一个浪费粮食的 人,都是因为我有一个这样 的祖国。我不是从你是哪国 人来对你进行判断,我的角 度是你是好人还是坏人

新京报:你在这本书中 的书写非常坦率,小时候偷 窃、撒谎的经历都不避讳, 你 是有意在坦露这种真诚吗?

亮轩:我们容易说"我很 诚实",但诚实是很深刻的。 卢梭曾创作过《忏悔录》,这 个创作源于他和伏尔泰的一 次吵架,书的开头写得真好, "我之前,没有任何人这样写 过,在我之后也不会有人能 够写下这本书,我现在把我 忠实记录下来,我的书,应该 会不朽。"他无非就是要表 示,要用诚实的态度来面对 生命,这不应该仅限于清洁 诚实,还有更困难的,就是内 心的诚实,你很诚实地爱 个人吗? 你很诚实地面对你 的责任吗? 你有荣誉的时候 还是诚实地做你自己吗? 我 努力地追随卢梭,希望有这 样的诚实。





马廷英故居是台北市古迹,已向民众开放参观。李炜娜 摄



#### 谈儿子马世芳 希望他能宠辱不惊

新京报:你书中提到 小栗康平电影中的一句 话,大意是小孩子会自己 长大的,整个世界都在帮 他们长大。谈谈你与儿子 的相处方式?

亮轩:我觉得我可以 很不惭愧地说我是一个很 好的爸爸。我的两个孩子 是处在两个极端的,我的 老大马世芳什么都是前两 名,奖状多到不行。我的 态度就是不把马世芳的荣 誉当回事,因为我的小儿 子在小学毕业时连个健 康奖都没有拿到。我的 小儿子在世俗的眼光里, 可能大家会觉得他烂到 不行,如果他的班主任两 三个礼拜没有给我打电 话我就会觉得他这一回 是不是闯了更大的祸 他去读了一个美工 学校,到了那个学校还留 级了,那时他打电话给我, 听起来挺沮丧的,我就安 慰他,你爸爸留讨三次级 呢,到最后不还是当教授 了,没事的,不要难过。

新京报:所以其实对 两个儿子一样疼?

亮轩:我希望马世芳 能够宠辱不惊,我也希望 我的小儿子可以获得更多 的鼓励。我的大儿子优 秀,曾经当过《建中青年》 的主编,时常编到半夜不 回来,我担心到没办法睡

觉,我就会开着灯等他,有 时会等到两点,只要一听 到他回来的声音,我马上 关灯,我不想给他心理压 力。有时候他会一夜都不 回来,我就骑着单车满街 的找,问派出所有没有车 祸记录

新京报:书中你总在 使用有限的视角看待过 往,有些事当下没有去问 就过去了,有些事现在已 经不好去问,你有没有感 到无奈?

亮轩:无数的人有无 数无奈,我并不是特殊的 存在。我现在年纪已经大 了,真是感觉到,人是到这 个世界上来受苦的,无论 你是富贵还是贫贱。而且 人的尊贵是因为痛苦而 来,不是因为享受。因此 我不太把自己当作一个辛 苦而又可怜的人,我也可 以举出很多例子说明很多 人比我辛苦比我可怜。我 觉得人一辈子的修炼,不 一定要达到通俗讲的所谓 爱的境界,而是无恨,有的 人的确可恶,但我不恨他, 因为人生短暂,恨耗费时 间和精神,所以我对过去 都没有什么抱怨,因为我 没有工夫。但是到了这个 年龄,我也有些想倚老卖 老,如果现在我说了实话 而有人受到伤害,那就请 你们担待着吧。

#### 谈父亲马廷英

## 到现在不能原谅他的暴力

新京报:你怎样诚实地 去面对你的父母呢? 你曾 和他们之间有很深的隔阂。

亮轩:对,所以你要锻 炼到那个境界可能要好几 十年。先父与我的大和解 其实是在他濒临死亡的时 刻,那没有关系,只要存在 讨就值得珍惜

新京报:你小时候被妈 妈从寄养的家庭抢走,你以 为你可以回家和妈妈一起 生活,结果却是被送到寺庙 里当小和尚。到了台湾后 又常被父亲和姑姑、姑丈打 骂,这些经历会影响你对家 庭的理解吗?

亮轩:我很多朋友都会 惊讶于我的平和,他们觉得 我是从一个暴力的家庭里走 出来的,可我的身上却并没 有暴力的因素。其实到现 在我还不能原谅去世的父 亲、姑妈与姑丈加诸我的暴 力,只是我当时没有办法, 我觉得如果在那时能打回 来我一定打回来的,就算我 不能打回来,我也要去争 辩。我觉得人间许多的冲

突,彼此间的残虐,甚至包括 战争,不是因为恨,而是因为 爱,因为人们坚持用自己的 方式去爱的行为才算是爱。

新京报:你在经历过漫 长的人生之后,对父亲有了 新的了解吗?

**亮轩:**在他变成骨灰若 干年之后,我回头还是会不 时想到,他并不是他外表表 现的那样粗线条,他有很细 腻的心,只是他的时代和他 的辈分让他不会直接表达 歉意。而且他用他的方式 道歉时我又会闪躲,因为我 不忍心让他面对那样的痛 苦。他一辈子可以为了尊 严牺牲一切,我何必让他为 了我牺牲尊严,这让我不能 承担。等我长大之后,每次 我去看他,他一定送我到大 门口,我做的每件事他都高 兴赞美。有一回,他和我聊 天,说起当年我的离家出 走,他说"你当年流亡的时候"。他那样说 。他那样说,显然他-直找机会给我说一声对不 起,但是他也没办法拐过那